

王国维《题族祖母蒋夫人画兰》本事考辨

陈鸿祥¹

(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办, 江苏 南京 210036)

【摘要】 王国维《题族祖母蒋夫人画兰》，作于1920年。时隔一个世纪之后，要准确解读其诗，不可不切究其人，追踪其事，考辨其诗本事。由王氏父子上溯张謇，他们相继题画所要彰显的精神，就是“写幽花”德洁品高，成“画中《离骚》”；从赵孟頫、管夫人到王欣甫、蒋夫人，追述王、蒋联姻，终成“神仙嘉偶”，而历任七县知县的王欣甫，热心公益、重教兴学，在上海任上更促办名校“澄衷学校”，走出了胡适这样的名人；并且以开阔深邃的学术视阈，破解“婆婆”，索隐“吴兴”，由画而曲，盛大的海宁曲会汇聚了昆剧名家俞粟庐、俞振飞父子，足以令“吴兴百种”的臧懋循“望尘而拜”。曲学“不祧之祖”王国维，以亦庄亦谐的题画诗，使人们得享诗画词曲之乐。

【关键词】 王国维 王欣甫 画兰 兴学 唱曲

【中图分类号】: I207.2 **【文献标志码】**: A **【文章编号】**: 1671-3079(2021)04-0014-08

王国维《题族祖母蒋夫人画兰》，是一首七律题画诗。题注“庚申”，即1920年，且标明为族祖母蒋夫人题。然则，这位“蒋夫人”究为何许之人？由画及人，在时隔一个世纪之后，要准确解读其诗，就不可不切究其人，追踪其事，故特撮举相关史料，以为其诗本事考辨。

一、从“欣婶母”到“族祖母”：父子相承题画兰

在近年刊布的《王乃誉日记》可以看到，光绪十九年(1893)癸巳附《秣陵游记》，八月初六日(9月15日)记云：

蒋照生出欣婶母写兰四幅，上有张季直(謇)、束渭璜(纶)、周彦升(按，原缺，即周家禄)、严缙云(辰)诸题。(下略)

在当天日记中，王乃誉还记下了他本人《拟欣婶母蒋淑芳写兰四幅赠弟照生二尹》七绝三首。^[1](原诗见附录一)

谨按：秣陵、金陵，皆南京旧称。据王国维记述，乃誉公年四十归里，居家不复出，除“沿桐江观富春山”之外，惟“一游金陵”，^[2]并且在日记中留存了这篇游记，殊可宝贵。记中之“欣婶母蒋淑芳”，殆即乃誉公族叔王欣甫(讳豫熙)之妻，而照生则为蒋夫人胞弟。当乃誉作“秣陵游”之时，适为王欣甫“知上元县事”，¹并且将他从客栈接入县衙居住，这就使乃誉公得以与这位“官皖”即在安徽某地任事的“欣叔”内弟诗画酬应；“二尹”者，知县之副手，当为县丞之职耳。

陶渊明有诗云：“同源分流，人易世疏。”²这个“源”，就是祖。乃誉公题赞之“欣婶母”，二十七年后成了王国维“族祖母”；“世”虽疏隔，而父子相承题画，意趣未易，兰芳依然。蒋夫人有传，略谓：

蒋淑芳，号妍香，晚号妍香老人。清女画家。王豫熙妻。善绘事，尤擅墨兰，笔姿清新。尝见遗存墨兰署款“古盐官王蒋

作者简介：陈鸿祥(1937-)，男，上海嘉定人，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办，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史。

淑芳七十有三”（按：约当1917年）。^[3]

王国维题画，当在蒋夫人自署“七十有三”的三年之后，诗云：

鹈鴂先鸣草不春，天教翠墨与精神。且将东海裁桑手，来作幽花写照人。新阪校知邻小筑，管公楼恍梦前身。白头二老婆娑处，可许吴兴拜路尘。^[4]

读其诗，解其意。题“画兰”，何故要先发鹈鴂之“鸣”？盖首联起向，实出《文选·离骚》：“恐鹈鴂之先鸣兮，使百草为之不芳。”查考《楚辞》，则为“恐鹈鴂之先鸣兮，使夫百草为之不芳”。王逸注：“鹈，一作鷓。”闻一多引《史记·历书索引》《汉书·扬雄传注》《后汉书·张衡传注》诸书校云：“（鷓）并作鷓”“鷓鷃阴阳对转”。又引郭璞《楚辞注》“鷓”下云：“奸佞先己也”，按曰：“奸佞句释‘恐鹈鴂之先鸣也’。”^[5]扼要地讲，鷓鷃，亦作鷓鴣、鷓鴣、鷓鴣，杜鹃之古称，俗谓“布谷鸟”。是可确证，王国维引屈原《离骚》为其题画诗破题，实乃以《离骚》来引领全诗题旨。注者或引《汉书·扬雄传》（上）“徒恐鷓鴣之将鸣兮，顾先百草为不芳”，陈永正在《王国维诗词笺注》中则是注反了。^[6]因为扬雄所赋《反离骚》，王国维早年即有诗斥之曰：“投阁沉渊争一间，子云何事反离骚？”^[7]我们又何能悖王氏诗旨而蹈袭其“反”之谬！循此读下句“天教翠墨与精神”，这“天教”也就非可“笺”之为“老天爷”，而是艺术上的妙手天成，师法自然。“翠墨”犹言丹青。苏轼有诗云：“诗人与画手，兰菊芳春秋。”（《次韵直书伯时画王摩诘》）这也就是古人称道的“春兰秋菊，各一时之秀。”苏公更诗赞“春兰如美人，不采羞自献”，而要“丹青写真色，欲补离骚传”（《题杨次公春兰》）看来，写真色，传《离骚》，既是诗人之追求，亦为画家所神驰。这不正是王国维题画所要彰显的“精神”吗？

二、书中精品记“仙坛”，画中《离骚》写“幽花”

于是，颌联“且将东海裁桑手，来作幽花写照人”，就成为对“族祖母”蒋夫人画兰之礼赞了。

这里，欲知其“人”，先解其“手”。盖诗文中每以“手”示意某种超常技艺，或曰“绝技”。在苏轼所赋题赠诸诗中，即有“还将弄泉手”（《留别零泉》）、“空余舞杯手”（《杨康功有石状如醉道士为赠此诗》）等赞词，王国维之“且将”或脱出于苏公“还将”，惟谓“东海裁桑手”，当取意于“麻姑自说云，接待以来，已见东海三为桑田”，原出葛洪《神仙传》，被颜真卿写入了《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》，颜公以敬仰稚川（葛洪），连带着信奉其所“传”之“仙”，说是“麻姑山顶有古坛”“相承麻姑于此得道”。³由是，引发欧阳修为“唐颜真卿撰并书”的这篇“仙坛”之记，追写二跋：一以感叹“颜公忠义之节”“为人尊严刚劲像其笔墨”，却“不免惑于神仙之说”；二称赞《小字麻姑仙坛记》碑文，“道峻紧结，尤为精悍”“非鲁工不能书也”。⁴王国维则巧用其典，化虚为实，请“仙”下“坛”，使这位高居于山顶的“仙姑”，“空降”到了他早年所咏“余家浙水滨，裁手径百里”^[8]的春意盎然的桑园；而颜公记中乐道的“爬背乃佳”似鸟爪的“麻姑手”，随之转化为充溢乡情乡味的“裁桑手”；并且出神入化，由“手”及“人”，借用了庄子所称誉的“不龟手”而为“涓澣人”之典故，⁵终于使“裁桑手”成就了“写照人”！

那么，何谓“写照人”？这当然并非率意为之，而是语有所出，殆出于以“三绝”著称的顾恺之“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中”。

6

然则，“写照”原指人物画像，而用以指称画兰，实亦其来有自，承传了乃誉公所拟“欣婶母写兰”，诗云：

与花写照名传笺，海上曾登第一筵。我继墨香留姓氏，画徵先寓录湘荃。

诗中的“海上”即上海，据乃誉公自注，当年沪上举办“画兰会列第一”；“画徵”即为画兰夺冠的欣婶母拟写题画诗。⁷“湘荃”就是“荃不察余之中情兮，反信谗而齐怒”的《离骚》，而蒋夫人为之“写照”的兰花，其德洁品高的风姿，就仿佛“迹遍

湘干”的屈原忠魂现身。⁸

而王国维题诗则谓之“幽花写照人”，“幽花”者，幽兰也。《离骚》“结幽兰以为佩”“结幽兰而延伫”。闻一多解曰：“兰谓兰佩，结犹结绳”。^[9]陶渊明尝赋诗“幽兰之质，迥别萧艾”。⁹由此，从王国维的题诗，能感悟到往昔颜公以“精悍”之书记“仙坛”，而今蒋夫人却借幽兰“写”出了画中的《离骚》！

三、招来知己“校课艺”，王蒋联姻结良缘

于是，转入颈联“新阪校知邻小筑，管公楼倦梦前身”，就关涉蒋夫人身世了。

“新阪”即皇岗，亦作“新坂黄冈”，是著名的海宁古镇。校即乡校，肇始于周代，“遍设乡里”的乡学。史称南朝有位名士顾越，字允南，“吴郡盐官人，所居新坂黄冈，世有乡校，由是顾氏多儒学焉”（《南史》卷七十一《顾越传》）。到了元代，又有贾氏大族，捐私田，改义塾为书院，明代开国大儒刘基（伯温）曾来此讲学，并撰文赞其“招名儒以为师，俾乡里之俊秀，与闾巷之童儿，莫不来学。”朱元璋赐以“黄冈书院”匾额，可谓极一时之盛。

“管公楼”，殆即赵孟頫为其岳父所建祠堂，并撰《管公楼孝思道院记》，追怀亡妻仲姬，名道昇，父讳伸，字直夫，称道其人性倜傥，重节操，乡里尊之曰“管公”；老人家无子嗣，故“仲姬特所钟爱，至元廿六年归于我”。（《松雪斋集》卷七）。“归”者，嫁入赵家之谓也。这位“禀质聪颖，落落有丈夫气”（《魏国夫人墓志铭》）的大才女，二十八岁（1289年）才出嫁，斯时赵孟頫已三十六岁。堪称“大龄晚婚”耳。

然而，“管公楼倦梦前身”，如果以“善画墨竹梅兰”的管夫人比拟“善画兰”的蒋夫人之“前身”，那么，“管公”当然是喻蒋父了。现在所见最早为沪上夺冠的蒋夫人题画者，是张謇《为妍香女士题画兰》（原诗见附录二）。诗赞其画“托灵荃”（按“灵荃”犹言“湘荃”，“灵”即屈原“字余曰灵均”），“豪端何限千秋想，愁诵《离骚》四十篇”，并附记云：

女士，欣甫夫人，蒋省庵大令之女，工画兰，尝以贻内子。¹⁰

题诗十年之后，即1894年，张謇高中状元，王欣甫喜交名士，乐于“延访名流以教子弟”，《王乃誉日记》中记及为“欣甫母题画”诸人，均被“致之幕中”教读，张謇即是其中的“状头”，而张謇所记“蒋省庵大令”，省庵当为字号（名不详），系旁靠“蓬莱仙境”的山东日照知县。那么，蒋公又怎样成了王欣甫的岳父大人？这就关联到“乡校”了。原来，王乃誉甚为敬重的“欣叔”（家世见附录三），出生于教育之家。据王欣甫《行述》“祖讳淑纯，字藹士，隐居于不仕，以教授著述终其身”；父元泉（字小藹），“邑庠生，敦品励学，为一乡祭酒”；生父元燧（字肖士），则为“候选训导，以经义倡导，后进多达者”。不幸的是，“洪杨之役”（太平天国起义），小藹公“协办团练”，率众抵御太平军殉职；曾“出入锋镝”的王欣甫乃于同治二年（1862）随父肖士避难北上；次年，肖士公“应京兆试报罢”，而蒋省庵原为“藹士公弟子也，方知日照县事”，于是“招肖士公校书院课艺”。以之参比王国维诗咏“新阪校知邻小筑”，盖“知”者，就是“知己”、就是“知交”。作为欣甫祖父藹士公的学生，蒋省庵将王肖士引为知己，邀其前往日照批校书院学生试卷（课艺）；“小筑”出于杜甫诗“畏人成小筑，褊性合幽栖”（《畏人》），用以比拟旁靠书院的教师寓舍，应该是适当的。曾为海宁官学训导的肖士公“幽栖”于此，开始了书院的教读生涯，进而与蒋公结成了亲家。《行述》追记了当年王氏父子被“招”往日照的情状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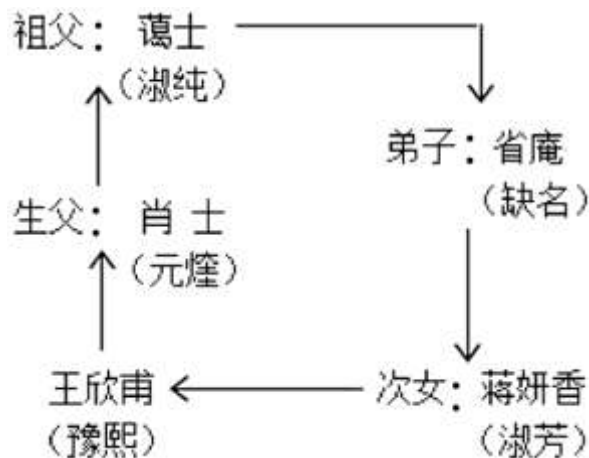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 王、蒋联姻示意图¹¹

肖士公乘车行，府君徒步从之，跋涉千里，足累重茧。蒋公重府君（按，即王欣甫）之孝，且知其才学，遂以次女字之，即家母蒋太夫人也。¹²

这样，王、蒋联姻，喜结良缘；而王国维题画诗中看似“马牛风”各不相关之“新阪校”与“管公楼”，实系借古喻今，联贯了起来。兹以王欣甫为起点列王、蒋联姻示意图，如图 1 所示。

应当说明的有几点。一是，若以蒋、管相比，管夫人系独女而为父“特钟爱”，蒋夫人系次女，且有“阿连”（兄弟）照生（按，当为蒋知日照时出生，故名）；王国维题画诗以“裁桑手”与“写照人”为对，实乃寓意麻姑献寿，拜贺“族祖母”长寿，而管夫人卒于五十余岁中寿之年。二是，若以王、赵相比，赵孟頫作《楼记》，炫耀“荆楼三间，祀公及公配周”；王欣甫不惟在任期间“拯卹穷黎，提倡公益”，解组退休归海宁后，建丙舍，设善堂，葺修“安化王祠”等，不胜枚举。三是，尤不可不提者，王欣甫传承祖、父重教兴学的家风，历官干榆、东台、上元、萧县、江宁、六合、上海七县，莫不“以教养为先”，兴义学“以教寒畯”，办书院延聘山长“俾响学之士就近观摩”。更有胡适谓之宁波富商叶成忠创办的澄衷学堂，从“教育宁波的贫寒弟子”到“成了上海有名的私立学校”，并且夸口他在校上学期间读了《天演论》而由“胡洪梓”改名“胡适之”^[10]。然而，包括少年胡适在内，罕为人不知的是，这位“浙商叶君”与时任上海知县的王欣甫“交莫逆”，如《行述》所记：

（欣甫）从容论身世事，谓人生如寄，不及时办公益事，岂非虚度？沪地五方杂处，人众而俗浇，能教养之以裨于世道人心，则为德大矣。叶君为之感动，愿斥资先设教养所而以学校扩张之。府君（欣甫）本嘉善而矜不能之义，题曰“嘉矜公所”……其后澄衷学校卒以成立。

然则，这所原为“教寒畯”的学校之创立，并且能办成名校延聘章一山这样的名儒为“监督（校长）”，走出了胡适这样的名人，追源其始，不能不归因于胡适力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之“族祖父”王欣甫的倡导与倾力支持啊！这应该也是王国维之所以要在题画诗中追怀新阪乡校、借用管公故事的诗意之所在。

四、破解“婆娑”，索隐“吴兴”

最后，我们来赏读题诗尾联“白头二老婆娑处，可许吴兴拜路尘”。实则，此乃以孙辈题赠其祖，故语甚亲昵而意至深邃。

为此，欲明其意，须先为“二老”一语定位。俗常敬父母为“二老”，亦可泛指老者，诸如苏轼“解组归来成二老，风流他

日与君同”(《次韵乐著作野步》),注家谓其语出老杜“与子成二老,来往亦风流”(杜甫《与赞上人诗》);而王国维特作“白头二老”,则是用以尊称族祖母自署之“王、蒋”,如《自述》所记:

民国十三年甲子(1924年),府君王欣甫年八十,偕家母游武林(按,杭州旧称),策杖同登韬光顶,见者叹为神仙嘉偶,有同享期颐之徵。今年(1926年)七月十六日,距家母蒋太夫人来归时正六十年,拟届时行重谐花烛礼,里乡以为难得之盛事。

由是可知,“白头二老”恰为“神仙嘉偶”之“写照”,并可确证,王、蒋之“花烛礼”,当在王欣甫“足累重茧”来到日照蒋府之第三年(即1866年),若按“生辰八字”,年长一岁的蒋夫人“来归”之时,欣甫正值二十(虚龄)及冠之年。

那么,何谓“婆娑处”?盖“婆娑”语出《诗经·东门之枌》:“子仲之子,婆娑其下。”朱注:“婆娑,舞貌。”并且特别写明:“此男女聚会歌舞,而赋其事以相乐也。”^[13]看来,朱老夫子并不古板,且不讳言男女以歌舞为乐。而自展其白发高寿犹风流的白居易“崑峨狂歌教婢拍,婆娑醉舞遣孙扶”(《香山九老会诗》),则饶有后世富豪家阔老“唱堂会”的意味了。然则,《王国维诗词笺注》以“逍遥”“流连忘返”为“婆娑”,显系于义未谙之强“注”误“笺”。^[14]准此,作为中国戏曲史研究之奠基者的王国维笔下之“婆娑”,就非可等同于寻常之游乐,亦非一般的“舞貌”,实有专指,盖“谓以歌舞演故事也”的戏曲。^[11]以之敬奉二老,殆即王欣甫《行述》所称“平生雅擅昆曲,引吭高歌,声出金石”。谨补录《海宁历史人物志》所载其传,略谓:

王豫熙(1841-1921)(按,据《行述》:“府君生于清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八月十二日子时,卒于民国十五年夏历六月二十七日亥时,享寿八十二岁”,其生卒年当为1845-1926,特予补正。)号(应为字)欣甫,号通隐,盐官人,(中略)学识渊博擅书法,善画梅,好音律,尤工昆曲。(中略)因不善官场逢迎而被罢免回乡。归里后以书画曲艺自娱。光绪二十六年(1900)与同邑徐美若、张龙、朱惠庄、张鹤楼等创立永言曲社。乡里称誉“曲王”。^{[12][14]}

笔者追述王国维之成为“曲学”的“不祧之祖”,不可不知他父亲乃誉公能吹洞箫、唱昆曲,并且有一位被誉为“曲王”、在《王乃誉日记》中屡见的“欣叔”。^[13]实则,“解组归来成二老”(按,“解组”即交还官印),王欣甫辞官归里,结社唱曲,而其“婆娑”处成了“昆曲之家”,次子王宗基(字君择)是书法家,且“爱昆曲者,造诣很深”;^{[12][11]}蒋夫人又焉能排除于“曲”外?试观早年为之题画兰的张謇所题第一首:

十载山公坐上深,九霞仙珮听姚音。却从蕙芷荃荪例,敬识蘼蘼蘼蘼心。

“姚”者,美也,好也。这“姚音”,不是钧天仙乐,而是人间之曲。肖士公由“校课艺”而成了深受蒋府敬重的书院山长(山公);^[15]“比物荃荪”,王欣甫则不惟被省庵公“识其才”,更以其渊雅的学识赢得了蒋妍香芳心。“敬识蘼蘼心”“结缡托初欢”(苏轼句);所谓“蘼”“蘼”,咸出自《诗经》,喻少女婚仪。^[16]可以想象,当此之时,“声出金石的欣甫高歌”,与曼妙柔婉的妍香“姚音”,是那么珠联璧合。而在张謇题诗中,更有“班阁传经自昔贤,拟骚况有小山篇”,赞誉画兰的妍香女士才比班昭;“小山”就是王国维《曲录自序》中指称的李中麓(开先)为之作序之“张小山小令”,^[17]妍香既熟吟《离骚》,亦娴于散曲小令。

所以,我们破解“婆娑”,还应如实为“与花写照”的蒋夫人补笔“唱曲”。出则“策杖登顶”的王、蒋二老,居而诗画相娱,唱曲共乐,当然不会像白居易“婢拍”“孙扶”,而是真正的“夫唱妇随”。王国维题诗进而以“可许吴兴拜路尘”收尾,则尤饶韵味。盖以“可许”设问,我们就有必要为“雅好声诗”的王国维之向“索隐”：“吴兴”者，谁人也？在《王国维诗词笺注》中说，吴兴指赵孟頫，浙江吴兴人。应该说，籍贯很对，“人”却指错了。又引元好问《论诗绝句》扣赵，说：王诗“特意拈出”，以讽“宋朝宗室，入元为官”的赵“失节”，亦不确。实情是，元遗山(好问)作《论诗绝句》，自注“丁丑岁”(1217)，即金宣宗兴定元年，元朝尚未建立，距赵孟頫出生近半个世纪之久；而“高情千古《闲居赋》，争信安仁拜路尘”(《论诗绝句》三十首之六)，确乎借“拜路尘”之典，^[18]嘲讽了潘岳托赋《闲居》“躁求荣利，谄事权贵”之假“清高”，^[14]但绝不能预为之“讽

赵”，一也。近人钱钟书颇赞“唯松雪诗书画三绝，真如骖之靳矣”；^[15]而王国维诗哀辛亥被杀的端方才学，特以“才名揭曼硕（侯斯）”“书札赵王孙”（孟頫）并举，^[16]其以“王孙”谐“曼硕”，虽未用字号，但绝无贬意，相反应是对其帝王玉牒、皇族家世之显扬，二也。其三，还应注意，赵虽入元，但绝未染指“一代之文学”的元剧，或者说，这位“当世名公”的王孙，与“托体稍卑”的“元人之曲”完全无涉；故欲知“隐”于王国维之问中的“吴兴”真身，就不能不从“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”的词曲家中另“索”，其人殆即“吴兴百种，抗皇元之风雅”^[17]、孜孜以求、编录《元曲选》的臧懋循；¹⁹臧氏为友人校刻李注《文选》作跋，发感慨曰：

予曾见元美（按，王世贞）《汉书》，有文敏跋。愧同吴兴人，不能作文敏书以为此《文选》重。^[18]

好一个“愧同吴兴人”！所谓“望尘而拜”“无因至前”。谦称“以雕虫小技自好”，实乃颇以“知曲”自负的臧懋循，在“文敏”赵孟頫的书法面前，他是如此自愧弗如而彻底拜倒了！王国维显然是注意到了此吴兴（臧）望彼吴兴（赵）而拜的“愧”词；然而，能辨“曲有名家有行家”并且是事实上“当行”的明代曲学行家臧懋循，去拜元代书法名家赵孟頫，殊为失当，完全错拜。既如是，王氏诗中又何故要设“吴兴之拜”？原来，在王国维祖母蒋夫人自署的“古盐官”有一个“海宁潮音，耐园曲声”；有“曲王”之誉的“重磅人物”王欣甫，不惟在上海知县任上大力提倡昆曲，开创上海度曲之风，而且在辞官返里以后，海宁观潮之期（农历八月十六至十八日），成为昆曲会演之节。学者近倾的研究揭示，就在王国维为蒋夫人题画兰的1920年前后，这位已逾古稀的王氏族祖父王欣甫，每年都要邀请江浙沪各路昆曲名家，其中有顶尖级的曲家俞粟庐、俞振飞父子，来到他的“婆婆处”耐园，举办盛大的曲会。^[19]然则，题诗“可许”，实乃“正话反说”，意为“许可”，亦即应当起知曲的古人于泉下，让“抗皇元之风雅”的臧懋循再世一睹此唱曲盛会。望风而拜，有何不可？这样，王国维以《离骚》引领，而借《论诗》结尾的题画诗，亦庄亦谐，使那偕同有期颐之徵的王、蒋“白头二老”，共享诗画词曲之乐。

【附录一】

王乃誉《拟欣甫母蒋淑芳写兰四幅赠弟照生二尹》：

璇阁俊才空谷姿，香生婉底寄幽思。谢庭福慧为修事，付与阿连好护持。

与花写照名传笺，海上曾登第一筵。（尚在沪上好友画兰会列第一）我寄墨香留姓氏，画徵先寓录湘荃。

淡墨疏落笔势工，君家三径有家风。蓬莱旧谱香韵远，（日照史公省庵）遗泽得尽继皖公。（照生叔现官皖）

——录自《王乃誉日记》第一册第207页

【附录二】

张謇《为妍香女士题画兰》：

十载山公坐上深，九霞仙珮听姚音。却从蕙芷荃荪例，敬识蘼蘼蘊藻心。

上黄曾与颂宜男，一握鱼鳞粉墨兼。福慧何缘双乞与，波罗灵谛证华严。

栢佩琼枝雅自宜，征兰谁与梦燕姬。不须更识回文锦，费尽冰绡百丈丝。

班阁传经自昔贤，先芬况尔托灵荃。豪端何限千秋想，愁诵离骚四十篇。（女士，欣甫夫人，蒋省庵大令之女，工画兰，尝

以贻内子。余至靖江，则方有构欣甫纳姬之说于女士者，故云。)

——录自张謇《柳西草堂日记》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二日(1884年11月9日)

张謇《蒋妍香女士画兰》：

第一首同前，不重录。

曾烦玉写妍姿，远侑江南寄妇诗。福慧何缘双乞与，兰芽骈茁称家儿。

袭佩芬芳雅自宜，征兰谁与梦燕姬。不须更识回文锦，费尽冰绡百丈丝。

班阁传经自昔贤，拟骚况有小山篇。应知未忘留名好，苦买西州十样笺。

——录自《张謇全集》(七)《诗词联语》

张謇又作《为欣父题梅花女士图帐额》(欣父方四十生日且有谓其将纳姬者)，清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三日(1884年11月10日)，诗曰：

王郎四十宰官身，玉女璇宫证夙因。博得投壶裁一粲，人间香海几回寿。

别梦罗浮未便真，青鸾传语误纷纷。神仙何处双条脱，一例荒唐楚雨云。

冰雪相期十载缘，自将芳树惜婵娟。安心学取维摩法，丈室同参自在神。

——录自《张謇全集》(七)《诗词联语》

【附录三】

关于王乃誉与“欣叔”即王豫熙(欣甫)之家世关系，谨录其庚子八月二十八日(1900年9月21日)日记：

《祠堂联》云：“太原御敌汾水捐生，忆当年子孝父忠，七百载尤留(存)威武”。

下款“同治戊辰七年九月豫春书”(乃嘯小伯父)

“安化袭封盐官赐第，欣此日河清海晏(愿后起敬宗睦族)，亿万年永奠(荐)馨香”。

余嫌书太恶俗，句亦不甚切。欣叔亦云：“太劣，应改写。”夜乃拟改“赐第”下“看后起敬宗睦族，亿万年勿替(永荐)馨香”。

徐步桥支三十世孙：淮

三十一世孙：嗣铎、豫春、嗣曾(按，“曾”当为“旦”之讹，王乃誉本生父)、皆吉、务本、豫楸、豫林、宝銮

三十二世孙:乃誉、钧、清、熙

乃龄、德、昌、盛

——录自《王乃誉日记》第三册,第1298页

谨按:《祠堂联》上联“太原御敌汾水捐生”与下联“安化袭封盐官赐第”均合于王国维撰《补家谱忠壮公传》(《观堂集林》卷二十三);“下款”即联下落款,署“豫春书”,王乃誉敬称其“伯父”,而王欣甫直斥“太劣,应改写”,可证豫春、豫熙乃兄弟;“同治庚辰七年”为1868年,欣甫奉父命自日照南归前一年。又,据乃誉公日记所列谱系,王欣甫兄弟与王乃誉父嗣铎,同为徐步桥支三十一世孙;“同源分流”,传至王国维则为三十三世孙矣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王乃誉.拟欣婶母蒋淑芳写兰四幅赠弟照生二尹[M]//影印本.王乃誉日记:1册.上海:中华书局,2012:207.
- [2]王乃誉.先太学君行状[M]//影印本.王乃誉日记:1册.上海:中华书局,2012:卷首.
- [3]虞坤林.海宁历史人物名录[M].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:256.
- [4]王国维.题族祖母蒋夫人画兰[M]//王国维遗书:3册.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1983:236.
- [5]闻一多.敦煌旧钞楚辞音残跋(附校勘记)[M]//闻一多全集:2.上海:三联书店,1982:498.
- [6]王国维.王国维诗词笺注[M].陈永正,笺注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3.
- [7]王国维.尘劳[M]//王国维遗书:3册.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1983:560-561.
- [8]王国维.蚕[M]//王国维遗书:3册.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1983:563.
- [9]闻一多.离骚解话[M].闻一多全集:2.上海:三联书店,1982:306.
- [10]胡适.《四十自述》之三[M]//胡适散文:4集.北京: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1992:360.
- [11]王国维.戏曲考源[M]//王国维戏曲论文集.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1957:201.
- [12]虞坤林.海宁历史人物志[M].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2010.
- [13]陈鸿祥.独上高楼:王国维传[M].北京:团结出版社,2019:206.
- [14]王运熙,顾易先.中国文学批评史:中册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:172.
- [15]钱钟书.谈艺录[M].上海:中华书局,1993:95.

[16]王国维.蜀道难[M]//王国维遗书:2册.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1983:610.

[17]王国维.曲录又序[M]//王国维遗书:3册.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1983:222-223.

[18]臧懋循.题六臣文选跋[M]//负苞堂集:卷3.上海:古典文学出版社,1958:64.

[19]王学海.《独上高楼:王国维传》的审美新价值[J].嘉兴学院学报,2020(4):16-20.

注释:

1 当时南京(江宁府)分设江宁、上元二县,同城而治。上元县署当在今南京市建邺区内桥附近。

2 陶渊明《赠长沙公》,序称:“余于长沙公为族祖,同出大司马。(按:即曾祖陶侃)”见《陶渊明集》,逯钦立校注,中华书局2016年版。

3 见《全唐文》卷三百八十三.按,麻姑山在今江西南城县西南,相传麻姑得道于山顶古坛。

4 欧阳修二跋,依次为《唐颜真卿麻姑仙坛记》《唐颜真卿小字麻姑仙坛记》,见《欧阳修全集》(下)第1172-1173页。

5 《庄子·逍遥游》:“宋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,世世以洴澼絖为事。”《宣和书谱》四《儒素帖》载唐人诗“寄言昔日不龟手,应念江头洴澼人”,殆出于此。

6 语出《世说新语》卷下之上《巧艺》,“三绝”者:才绝、画绝、痴绝。

7 王乃誉辑《题画诗》,载有《张浦山先生画徵录》,参见《王乃誉日记》第五册,第2519页,中华书局2012年。

8 颜延年《祭屈原文》曰:“身绝郢阙,迹遍湘干,比物荃蓀,连类龙鸾。”李善注:“荃蓀,香草也”,引王逸《楚辞序》曰:“善鸟香草,以配忠贞。”《文选》卷六〇。

9 陶渊明《饮酒二十首》之十七:“幽兰生前庭,含熏待清风。清风脱然至,见别萧艾中。”见《陶渊明集》,逯钦立校注,中华书局2016年版。

10 见张謇《柳西草堂日记》,光绪十年九月二十日(1884年11月9日),《张謇全集》(8),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。

11 据《行述》,王欣甫生三日,肖士公即命为小藹公后;小藹公在与太平军交战中“捐躯入祀忠义祠,给云骄尉世职”。

12 王采基等六子合撰《先考王欣甫府君行述》(1926年,简称《行述》),以下所述“府君”王欣甫及其相关之事,均出于此,不另注。

13 朱熹《诗集传》卷七,《东门之枌》三章之一。

14 古近辞(字)书皆有“婆娑”条,于“舞貌”本义外,尚有“盘旋”“徘徊”“扶疏”等,均属引申义,而“逍遥”另有辞条,兹不赘。

15 张诗谓“十载山公”，盖以咸丰年间(1860)海宁被太平军攻占，迄于同治八年(1869)王氏父子返海宁，适为十年；而其抵日照为同治三年(1864)，在蒋府时间实为五年。

16 《诗·召南》有《采芣》《采芣》。

17 “小山小令”：张可久(一名伯元)，号可久，元代留存作品最多(八百余首)之散曲作家，有《小山乐府》传世。

18 《晋书·潘岳传》：(岳)“与石崇等谄事贾谧，每候其出，与崇辄望尘而拜。”

19 臧懋循(?-1621)，字晋叔，号顾渚，万历进士，与汤显祖、王世贞等交集，所编《元曲选》前后二集，各五十种，并有《序》。